

Cognate Word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

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

丁邦新 孙宏开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

——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

丁邦新 孙宏开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二), 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丁邦新, 孙宏开主编.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1.11

ISBN 7-5363-4034-6

I. 汉… II. ①丁…②孙… III. ①同源词—研究—汉语、藏语②语言—比较研究—概况—汉语、藏语 IV. H2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50872 号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二)

——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

丁邦新 孙宏开 主编

责任编辑 韦光化
封面设计 陈卓
责任校对 韦彩娟
责任印刷 姜为民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0.7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ISBN 7 - 5363 - 4034 - 6/C·138

定价: 88.00 元

本书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项目，获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项目编号为 HKUST6097/OOH）并列入广西“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编者的话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以来，得到了国内外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界的同行和朋友们的良好反映，并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这使得我们继续编辑出版好这套丛书信心大增。

在第一卷里，我们从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沿革、汉语音韵研究概述、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和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 4 个方面简要回顾了前人有关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成就、分歧、背景、不足和存在的问题，还附录了 800 多篇前人研究汉藏语的文献目录。这些子课题的完成和出版为汉藏语同源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使我们对最终完成本课题《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做到了心中有数。

收入本卷的主要是两个专题研究：邢公畹先生的《汉藏语同源词初探》和陈其光先生的《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

邢公畹先生过去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讨论过汉藏语同源关系的问题，有的涉及范围大些，有的范围小一些，尤其是连载在《民族语文》杂志 1999 年第 2、3、5、6 期，以“读柯蔚南《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札记”为主题，以汉语上古音韵部为纲，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汉藏语同源词的文章。这次他共讨论了 27 个韵部，共 131 个汉语和侗台、苗瑶、藏缅等亲属语言相关

的同源字，同时还涉及数百个相关的语言义项。他做这个专题研究的目的，是用语言事实证明“白保罗所假定的汉藏语系把侗台语、苗瑶语排除在外，这种假定是不可信的”。邢公畹认为，他不仅赞成李方桂把汉藏语系分为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而且还赞成把南岛语也放进汉藏语系里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所以加上南岛语族是因为既有白保罗说台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在前，又有沙加尔说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在后。”

苗瑶语和汉语是否有同源关系，陈其光、李永燧 1981 年在《民族语文》发表过《汉语苗瑶语同源词例证》的文章，其后，王辅世也著文讨论过苗瑶语的系属问题，他们都列举了一定数量的同源词，证明苗瑶语和汉语有同源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王辅世和毛宗武出版了他们合作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继续完成苗瑶语与汉语关系的研究。陈其光先生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开始研习苗瑶语，40 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且有较好的古汉语知识，他对苗瑶语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老一辈苗瑶语研究者中比较权威的学者之一。他对苗瑶语的构拟系统与王辅世、毛宗武的系统有较大的差别。他对苗瑶语与汉语关系的研究，应该说，积累了他毕生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他的这个专题研究包括：现代苗瑶语方言音系；苗瑶语方音比较和古音构拟；汉苗瑶关系字；汉苗瑶关系分析 4 个部分。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已经进行了近 4 个年头，包括 120 多种语言和方言，内容有汉语上古音的构拟和汉语方言、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南岛语、南亚语等带各种属性标记的 1332 个常用词的词汇语音数据库已经基本建成，一些新的资料包括一些语言的词典正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数据库里面来，各种类型的子课题正在紧张进行。今后，以语族为单位的构拟以及语族

之间同源关系的子课题研究成果将是这套丛书的主题，当然也包括汉藏语及其各语族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和历史比较方法论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将形成不同的专题继续结集出版。

我们诚挚地希望，海内外对汉藏语系及其各语族历史比较研究有兴趣的学者，欢迎投入到我们的研究课题中来，我们将向您无偿提供您研究领域所需要的数据库资料，供您开展汉藏语系及其相关范围的历史比较研究之用。汉藏语系假设仍然需要周密、深入的论证，我们仍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吸收各类不同的意见，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不论文章长短，我们都欢迎。我们也欢迎对已经出版的专题研究提出评论性的意见，反对也好，批评也好，补充意见也好，也都在欢迎之列。

我们再次重申，收入各文集的专题讨论，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意见，编者和作者之间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最后，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广西民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高质量地出版了这套丛书，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丁邦新 孙宏开

2002年10月

目 录

汉藏语同源词初探	(1)
引言	(1)
一、上古音之部字	(8)
二、上古音支部字	(11)
三、上古音脂部字	(13)
四、上古音鱼部字	(19)
五、上古音歌部字	(33)
六、上古音侯部字	(36)
七、上古音幽部字	(41)
八、上古音宵部字	(46)
九、上古音侵部字	(49)
十、上古音谈部字	(54)
十一、上古音阳部字	(62)
十二、上古音东部字	(70)
十三、上古音冬部字	(76)
十四、上古音耕部字	(78)
十五、上古音真部字	(82)
十六、上古音文部字	(84)
十七、上古音元部字	(86)
十八、上古音叶部字	(93)

十九、上古音缉部字	(98)
二十、上古音物部字	(101)
二十一、上古音质部字	(102)
二十二、上古音月部字	(108)
二十三、上古音觉部字	(111)
二十四、上古音铎部字	(117)
二十五、上古音屋部字	(118)
二十六、上古音职部字	(122)
二十七、上古音锡部字	(125)
参考文献	(127)
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	(129)
引言	(129)
一、现代苗瑶语方言音系	(136)
(一) 嘎奴话音系	(136)
(二) 郭雄话音系	(139)
(三) 嗽孟话音系	(143)
(四) 郭苗话音系	(147)
(五) 巴哼话音系	(150)
(六) 优诺话音系	(153)
(七) 东努话音系	(156)
(八) 努努话音系	(159)
(九) 霍讷话音系	(162)
(十) 炯奈话音系	(166)
(十一) 巴那话音系	(169)
(十二) 优勉话音系	(173)
(十三) 金门话音系	(177)
(十四) 标敏话音系	(180)
(十五) 藻敏话音系	(184)

目 录

二、苗瑶语方音比较和古音构拟	(187)
(一) 声母比较和古声母构拟	(187)
(二) 韵母比较和古韵母构拟	(276)
(三) 声调比较	(353)
(四) 古苗瑶语音系和古今语音对应表	(410)
(五) 同源字语义分类明析表	(426)
三、汉苗瑶关系字	(491)
(一) 上古汉语音系	(491)
(二) 关系字语义对应和汉字古音构似	(496)
(三) 关系字声母对应	(582)
(四) 关系字韵母对应	(593)
(五) 关系字声调对应	(605)
四、汉苗瑶关系分析	(616)
(一) 关系字语义分类	(616)
(二) 核心词阶曲线	(619)
(三) 音义关联的词群对应	(622)
(四) 异类音对应	(626)
(五) 交互态对应	(631)
(六) 汉苗瑶同源字	(635)
参考文献	(643)
注释	(644)

汉藏语同源词初探

邢公畹

南开大学

引 言

我长期致力于“汉藏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汉藏语”是指汉语、藏语，以及和它们可能有亲缘关系的许多语言的群体。“汉藏语研究”是语言科学的一种实际作业——对一系列有关的汉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语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语言很复杂。从初步估计的语系分类看，中国语言主要属于汉藏和阿尔泰两大语系。1937年，李方桂先生把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侗台、苗瑶、藏缅四个语族。到1954年，罗常培、傅懋勣两位先生的汉藏语系分类内容和李先生的分类基本相同：除汉语外，侗台语族有壮语、布依语、傣语（还有国外的泰语、老挝语）；侗水语有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还有黎语；苗瑶语族有苗语、瑶语；藏缅语族有藏语、彝语、景颇语、羌语等（还有国外缅甸语）。

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加岱语”，包含中国与东京交界地区的拉嘉语和拉缜语、中国南部的仡佬语、海南岛的黎语。他想用加岱语把台语和南岛语联系起来。白氏的设想很富创造性，但他并没有确切证明加岱语的存在。而在70年代他提出的汉藏语系却只包括汉语和藏缅语两个语族，肯定了台语和苗瑶语跟汉语和藏语没有发生学关系，而把台语、苗瑶语归到另一个语系——澳泰语系。澳泰语系包含三个语族：南岛语族、加岱语族、苗瑶语族。可见这里的加岱语族实质上只是指台（应为侗台）语族而已。白保罗的观点获得西方语言学界的普遍肯定，中国不少学者也是信服的。我不同意白保罗的观点，但认为他指出台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是可取的。

1990年，法国学者沙加爾（Laurent Sagart）继康拉德（A. Conrady）、吴克德（K. Wulff）之后，在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上提出《汉语南岛语同源论》的论文，认为汉语和南岛语之间有不少同源词，其声韵调有严谨的对应关系。我读了他寄来的论文后发表了《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爾〈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证》一文（见《民族语文》1991年第3、4、5期），支持他的说法。我并且在论文里进一步提出把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归为一个大语系，称为“汉藏泰澳语系”的主张。郑张尚芳同志建议称这一语系为“华澳语系”，并且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文：《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见JCL·Monograph N. 8. 1995）。

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要支持沙加爾的观点，我举出十一个例子。关于为什么我要提出“汉藏泰澳语系”的假说，我就利用这十一个例子指出它们在台语和藏缅语中也是有同源词的（下表跟南岛语词对应的汉字旁所注的上古音，沙氏原用高本汉式，现在

汉藏语同源词初探

改用李方桂式。声调用传统的圈角方法标写。藏文转写用中国通行的国际音标式。泰语标音右上角的数字表调类，藏缅语则表调值)。沙加尔认为南岛语末一音节常有词根身分，所以汉语同源词常与南岛语末一音节对应。

原始南岛语	上古汉语	藏 文	泰 语
imay“米”	“米” ^{*mid}	fibras“米”	ma-let ⁸ < *ml-“种子”
ulam“调味”	“盐” ^{*grjam}	rgjam“石盐”	khem ² “咸味”
makas“硬，坚”	“固” ^{*kag}	mkhregs“硬”	(佯黄)ka ³ “坚硬”
siraq“盐”	“鹵” ^{*lag}	—	klwa ¹ “盐”
panaq“弓”	“弩” ^{*nag}	(彝)nu ²¹ “弓”	na ³ (mai ⁴)“弩”
papan“板”	“板” ^{*pran}	fiphar“平板”	pɛ:n ³ “板”
dɛku“弄弯”	“勾” ^{*kug}	figugs“弄弯”	khos ⁸ “弯曲”
danum“水”	“柔” ^{*njam}	(泽库藏)mam“雨”	nam ⁴ < *nl/r-“水”
tahi“屎”	“屎” ^{*hrjɪd}	(缅文)khje ³ “屎”	khi ³ “屎”
tebuk“洞穴”	“寝” ^{*bjəkw}	bug-pa“洞穴”	(拉珈)pok ⁸ < *b-“盖(房)”
pekaw“呼喊” (祭牲仪式)	“号” ^{*gagw}	figugs-pa“召致”	(龙州)ja:u ³ “喊”

孙宏开先生在所写《关于汉藏语系分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见《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3期)指出汉藏语系分类主要有三种观点:30年代的李方桂分类观点、70年代的白保罗分类观点、90年代的邢公畹分类观点。其实我的分类观点只不过是把李方桂的分类加上一个南岛语族而已。而我之所以加上南岛语族是因为既有白保罗说台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在前,又有沙加尔说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在后。当然,后一说还是一个开始,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不过这里可以看出学术研究上的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在汉藏语系分类问题上,李方桂先生给出了一种“肯定”,白保罗先生却对它作出“否定”,我现在对白保罗先生的“否定”作出“否定的否定”。

白保罗等学者为了要证明侗台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从而把侗台、苗瑶两语中和汉语音义相同相近的那些词一概看做借词。这样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也就掩盖了语言历史演变的真相。

我由此想到一个更重要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中国的古代语文学只有名学和训诂学（即“前语义学”），没有语法学，这是由汉语的内部原因决定的；印度和欧洲的古代语文学首先就是语法学，这也是由印欧语的内部原因决定的。可以看出，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用的实际是“形态学比较法”（morphological comparative method），因此我提出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法就当用“语义学比较法”（Semantical comparative method）。“语义学比较法”是利用两种语言中同具许多形同（形近）义异的语词对应式的情况来证明其发生学关系。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把这个方法说清楚。甲骨文有“九”字，

“九”字音变程式： $*kjaŋw > {}^c kjaŋu > \text{广州 } kau^3$

全部侗台语“九”的说法都和汉语说法同源：

“九”泰语 kau^3 傣西 kau^3 龙州 kau^3 武鸣 kau^3
 侗语 tu^3 水语 tu^3 莫家 $təu^3$ 仡佬 $cəu^3$

有些学者认为侗台语“九”的说法和汉语“九”的说法之间并不是发生学关系，只是一种借贷关系。这种说法的巧妙之处在于他们指为借贷关系是不用交出证据的。但是你如果反驳说不是借贷关系，你就应当交出证据来。现在我们交出这样的证据：“鸠”和“九”是意义差别很大的两个字，但从文字说，“鸠”从“九”字得声；从语言说，“鸠”、“九”同音，只是声调有差异：

“鸠”字音变程式： $*kjaŋw > {}^c kjaŋu > \text{广州 } kau^1$

《说文·鸟部》：“鸠，鸠属。”段玉裁《注》：“鸠，鸠之可畜于家者。”而台语就把“鸽子”称为“鸠”：

“鸽子”泰语 khu^1 老挝 khu^1 武鸣 rau^1 剥隘 lau^1

李方桂(1977, 229 页)把这些词的原始声母拟为**kh-*。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下列深层对应式:

- { 广州 *kau*³ < **kjəgw* “九”: 曼谷 *kau*³ < **k-* “九”
 { 广州 *kau*¹ < **kjəgw* “鸠”: 曼谷 *khau*¹ < **kh-* “鸽子”

根据这个深层对应式我们可以向那些学者提出质问:“难道台语说者为了要借去‘九’字,所以不得不把‘鸠’字也借去吗?”

说藏文 *dgu* “九”和缅文 *ko*³ “九”跟汉语“九”同源,这些学者是不会反对的。那么,这回该我们向他们要证据了,因为单层对应是不能保证它们不是借贷关系的。我们认为可以同意藏文 *dgu*、缅文 *ko*³ 跟汉语“九”之间有同源关系,因为它们各自跟“鸽子”的说法也能建立起深层对应式来。缅文“鸽子”是 *kho*², 其他藏缅语的说法如:

“鸽子”藏文 *ḥaṅ-gu*, ?*aṅ-gu* 拉枯 *gu*⁵³

桃巴普米 *gu*³⁵ *ʕuɛ*³⁵ 麻窝羌 *gu*¹ *gu*¹

这样我们可以把上举深层对应式跟下列式连接起来:

- { 藏文 *dgu* “九”: 缅文 *ko*³ “九”: 曼谷 *kau*³ < **k-* “九”
 { 藏文 *ḥaṅ-gu* “鸽子”: 缅文 *kho*² “鸽子”: 曼谷 *khau*¹ < **kh-* “鸽子”

这个深层对应关系在苗瑶语里也可以建立起来:

- { 广州 *kau*³ < **kjəgw* “九”: 瑶里 *təu*² < **dzəwəu* “九”
 { 广州 *kau*¹ < **kjəgw* “鸠”: 瑶里 *ŋkau*¹ < **ŋqəu* “鸽子”

所举深层对应式“九, 鸠”一例已足可说明语义学比较法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中是可用的。

现在再举一例。郑张同志曾举汉藏台语中“风, 头发”的深层对应例。我在这里转引这个有趣的例子, 并增加苗瑶语组和汉语的“髟”字。《说文·髟部》:“髟, 长发森森也。从长从彡。”必凋切, 又所衔切。《广韵·衔韵》:“髟, 长发貌。所衔切。”

“髟”字音变程式: *^cspram > ^csam > 广州 sa:m¹

深层对应式如下:

{ 广州 sa:m¹ < *^cspram “髟”: 藏文 phrum “发髻”: 曼谷 phom¹ < *phl/r- “头发”
 { 广州 foŋ¹ < *^cpljəm “风”: 藏文 phrum “风”: 曼谷 lom² < *pl- “风”

苗瑶语同源“风”字已转义为“气”。汉语古代文献中常称“风”为“气”。《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广雅·释言》:“风,气也”。侗语称“气”为 phjuŋ¹,这其实是“风”字,声母韵尾同为重唇,故-m尾异化为-ŋ。苗语也是这样,“毛发”一词的-m尾也消失。

{ 广州 sam¹ < *^cspram “髟”: 先进 plou¹ < *^cploi “毛发”
 { 广州 foŋ¹ < *^cpljəm “风”: 先进 paŋ⁵ < *pɔŋ³ “气”

关于语义学比较法我只举这两个例子,详细情况请看拙作《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民族语文》1993年第5期)、《台语 te, s-组声母的字和汉语的深层对应》(《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语文出版社,1997)、《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汉苗语语义学比较法试探研究》(《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

美国学者柯蔚南(Weldon South Coblin)著《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18, 1986)一书。这部书在搜集到的大量词汇对应材料的基础上构拟了不包含侗台苗瑶语的汉藏语的原始形式。关于汉语中古音,这部书采用了经李方桂修订过的高本汉的构拟形式。关于汉语上古音,采用了李方桂的构拟形式。这些构拟形式的可信程度都是相当高的。关于藏缅语,这部书采用了白保罗(Paul K. Benedict, 1972、1976)的构拟形式。由于汉语各方言之间(侗台语各方言之间也一样)的对应关系的齐整性,使构拟工作易于进行;而藏缅语各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

却极为复杂，参差不齐，使所构拟的原始形式的可信程度远不能和汉语（以及台语，如李方桂 1977 所构拟的原始台语声韵形式）相比，从而使柯氏所据以构拟汉藏语的原始形式的基础至少有一半儿是脆弱的。特别是白保罗所假定的汉藏语系把侗台语、苗瑶语排除在外，这种假定是不可信的。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假定之所以能广泛传布，仅仅是因为认真地、周详地检验汉语藏缅语和侗台苗瑶语之间有无发生学关系的工作做得实在太少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列举一系列语言事实来证明白氏之说不可信。

我们说柯氏所构拟的汉藏语原始形式的可信程度很低，并不等于说他所列举的汉语、藏缅语的语词对应关系全都不可信（当然，他所举的对应关系中有一些是很可疑的，但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这种从排列出来的语言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对应关系，常常不必假手于构拟，就可以看出它的同源关系来。

本文的做法是先提出要比较的汉语的“字”，并略加解释（这里所说的“字”，主要指语言中的“字”，以及它的书写形式），然后写出这个“字”从上古到中古到广州方言的音变程式；再列出柯氏认为可以对应的藏文，或缅文，或其他藏缅语词。藏文、缅文转写用中国通行的国际音标转写式。其他藏缅语词柯氏失写声调的就能查出的增写出来。最后列举相对应的侗台语以及苗瑶语语词，来证明其中的同源关系^①。

① 本文用标在右上角的小 c 表长调，如，“台：广州“劫”kip^{7c}”。